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百 部

MONTAIGNE
ESSAYS

蒙田随笔全集

中

[法] 蒙田 / 著

马振骋 等 / 译

译林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蒙田随笔全集

[法] 蒙田 / 著
马振骋 徐和瑾 潘丽珍 丁步洲 / 译

译林出版社

中 卷

第一 章	论人的行为变化无常	(3)
第二 章	论饮酒	(11)
第三 章	塞亚岛的风俗	(22)
第四 章	公事明天再办	(37)
第五 章	论良心	(40)
第六 章	论身体力行	(45)
第七 章	论授勋	(57)
第八 章	论父子情	(61)
第九 章	帕提亚人的盔甲	(80)
第十 章	论书籍	(84)
第十一 章	论残忍	(98)
第十二 章	雷蒙·塞邦赞	(114)
第十三 章	论他人之死	(306)
第十四 章	我们的思想如何自设障碍	(315)
第十五 章	我们的欲望会因困难而增大	(317)
第十六 章	论荣誉	(326)
第十七 章	论自命不凡	(344)
第十八 章	论否认说谎	(384)
第十九 章	论信仰自由	(390)
第二十 章	我们不可能享受纯正的东西	(395)
第二十一 章	反对怠惰	(399)
第二十二 章	驿站	(403)
第二十三 章	采取恶劣的手段，实现良好的意图	(405)

第二十四章	论罗马帝国的强盛	(410)
第二十五章	不要无病装病	(413)
第二十六章	大拇指	(416)
第二十七章	怯懦是暴虐的根由	(418)
第二十八章	万事皆有自己适宜的时机	(430)
第二十九章	论勇敢	(434)
第三十章	一个畸形儿	(443)
第三十一章	论发怒	(445)
第三十二章	为塞涅卡和普鲁塔克辩护	(454)
第三十三章	斯布里那的故事	(461)
第三十四章	尤利斯·凯撒的作战计谋	(468)
第三十五章	论三烈女	(477)
第三十六章	论盖世英雄	(485)
第三十七章	论父子相像	(493)

本卷第一章至第十二章，马振骋译；
 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徐和谨译；
 第十八章至第三十一章，潘丽珍译；
 第三十二章至第三十四章，丁步洲译；
 第三十五章至第三十七章，马振骋译。

中 卷



第一章

论人的行为变化无常

对于惯常观察人的行为的人，最难的莫过于去探索人的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因为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预料，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小马略忽而是马尔斯的儿子，忽而又是维纳斯的儿子。据说博尼费斯八世教皇当权时像只狐狸，办事时像头狮子，死时像条狗。谁会相信残暴的象征尼禄皇帝，当有人按照惯例把一份死刑判决书递给他签字时，竟会说：“上帝啊，我真愿意不会写字！”判处一个人的死刑叫他心里那么难过？



在这件事上，在每个人身上，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些聪明人居然费心把这些碎片拼凑一起。因为我觉得优柔寡断是人性中最普遍、最明显的缺点，这有滑稽诗人普勃里厄斯的著名诗句为证，

只有坏主意才一成不变^①。

——普勃里厄斯

根据一个人的日常举止来评论他，那是一般的做法；但是，鉴于人的行为和看法天生不稳定，我经常觉得，即使是杰出的作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家也往往失误，说什么我们有始终如一、坚韧不拔的心理组织。

他们选择一种公认的模式，然后按照这个模式，归纳和阐述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无法自圆其说，就说这个人虚伪矫饰。奥古斯都这人他们就无法评判，因为他一生中变化多端，出尔反尔，叫人无法捉摸，最大胆的法官也不敢妄下结论。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若把人的行为分割开来，就事论事，经常反而更能说到实处。

从古史中很难找出十来个人，他们一生的行为是有恒专一的。有恒专一却是智慧的主要目的。因为，为了把生活归结为一个词，把生活的种种规则归结为一条规则，一位古人说：“同样的东西要或不要必须前后一致”；我不想再加上一句说：“但愿这种意愿是正确的；因为，意愿不正确的话，就不可能坚定不移。”确实，我从前听说，恶行只不过是放纵和缺乏节制，因而也就不可能始终如一。据说这是迪莫斯西尼说的话，讨教与审慎是一切德行的开端；而始终如一是德行的圆满完成。我们在言词中要选择某一条道路，总是去选择一条最好的道路，但是没有人想去实践：

他不做自己要求做的事；他却又要求做自己已经放弃的事，他摇摆不定，一生充满矛盾^①。

——贺拉斯

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根据我们的心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听任一时的风向把我们吹到哪儿是哪儿。我们只是在要的时候才想到自己要的东西，然后却像变色龙一般，躺到什么地方就变成什么颜色。我们在那时想到要做的事，一会儿又改变了主

^① 原文为拉丁语。

意，一会儿又回到那个主意，优柔寡断，反复无常：

我们是木偶，听任强劲的手操纵和摆布^①。

——贺拉斯

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

我们不是总看到：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永远在探索，

在寻求一片土地，仿佛能够放下他的包袱^②？

——柳克里希厄斯

天天有新鲜事，我们的情绪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换。

人的思想闪烁不定，犹如神圣的朱庇特布满大地的雷电^③。

——荷马

我们在不同的主意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对什么都不愿意自由地、绝对地、有恒心地作出决定。

谁若能以自己的想法制订和颁布某些规范和准则，我们可以看到他生活中一切的一切自始至终矢志不渝，行为与原则丝毫不相悖。

然而，恩培多克勒看到阿格里琴坦人的这种矛盾性，他们纵情作乐，仿佛第二天就是他们的死期，却又大兴土木，好似可以天长地久活下去。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原文为拉丁语，由西塞罗译自《奥德赛》。

小加图这个人的性格是很容易说清楚的；拨动他的一根心弦，也就是拨动他的每一根心弦，因为声音都是非常和谐协调，决不会发出一点杂音。然而我们呢，有多少次行动，就有多少次不同的评论。依我的看法，把这些行动放到相似的环境中去比较最稳妥，不要前后对照，也不要借题发挥。

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有一次纵情的欢庆，听说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名少女，从窗里纵身往下跳，不让她的主人——一名兵痞子——暴力得逞；她没有跌死，不甘心，又用一把刀子要刺自己的咽喉，被人家阻止了，但还是伤得很重。她自己承认，那名军人没有逼迫她，只是哀求她，挑逗她，送礼物打动她，但是她害怕他最后会强迫她的。此外，还有她的言词，她的端庄，她的贞烈，都证明她的品德，不啻是另一位柳克丽希亚。可是我知道事实上，不论从前还是后来，她决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少女。就像一则故事说的：“不论你多么光明磊落，当你在恋爱中完全绝望时，不要认为你的恋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也不意味哪个赶骡的车把式不会碰上好运气。”

安蒂戈纳斯看到他的一名士兵道德高尚，作战勇敢，非常宠爱，还命令他的医生给他治好一种长期使他受尽折磨的病痛。看到他治愈后做事的热情远远不及从前，就问他什么使他变成了一个懦夫。他回答说：“陛下，是您自己，治好了我的病，原来我因有了病才不计较自己的生命。”柳卡勒斯的士兵被敌人抢走了钱包，为了报复跟他们大打出手。当他收回失物时，一直对他很器重的柳卡勒斯派他去完成一项冒险而又光荣的任务，对他谆谆教导，好话说尽。

即使是懦夫听了也会勇气骤增^①。

^① 原文为拉丁语。

——贺拉斯

他却回答说：“派一个被人掏了钱包的穷小兵去。”

他粗鲁地回答：“让丢了钱包的人上你所说的那个地方去吧^①。”

——贺拉斯

他坚决拒绝去。

我们还在书中读到，穆罕默德二世看到土耳其近卫军司令沙桑的队伍被匈牙利人冲垮，自己在战斗中贪生怕死，把他狠狠训斥了一番，沙桑二话不说，转过身，单枪匹马迎着敌人的先头部队不顾死活地冲过去，立刻陷在里面脱不得身，这种做法可能不是为自己辩白，而是回心转意；也可能不是天性勇敢而是恨上加恨。

前一天你见他视死如归，第二天你见他胆小如鼠，那也不必奇怪：或者是愤怒，是形势，是情面，是美酒下肚，还是号角声响，又会使他鼓起勇气；他的心不是靠思考能够鼓动的，而是环境坚定了他的勇气，若是截然不同的环境又使他变成另一个人，那也不要认为意外。

我们那么容易表现出矛盾与变化，以致有的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个灵魂，另一些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种天性，永远伴随我们而又各行其是，一种鼓励我们行善，一种鼓动我们作恶。若只有一个灵魂或天性，决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变化。

不但偶然事件的风向吹得我任意摇摆，就是位置的更换也会骚扰我的心境。任何人略加注意，就会发现自己决不会两次处于同一个心境。按照观测的角度，一会儿看到灵魂的这一面，一会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儿看到灵魂的那一面。如果我谈到自己时常常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时确也常常有所不同。所有这一切不同都是从某个角度和由某种方式而来的。怕羞，傲慢；纯洁，放纵；健谈，沉默；勤劳，文弱；机智，愚钝；忧愁，乐观；虚伪，真诚；博学，无知；慷慨，吝啬；挥霍……这一切，我在自己身上都看到一点，这要根据我朝哪个角度旋转。任何人仔细探索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甚至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上，都有这个变幻不定、互不一致的地方。我也说不出自己身上哪一点是纯正的，完整的，坚定的，我对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我的逻辑中的普遍信条是“各不相同”。

我一直主张把好事说成是好事，还把可以成为好事的事也往好里去说，然而人的处境非常奇怪，如果好事并不仅仅是以意图为准则，我们经常还是受罪恶的推动而在做好事。因此，不能从一件英勇行为而作出那个人是勇士的结论。真正的勇士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有英勇行为。如果这是一种英勇的美德，而不是一种英勇的表现，这种美德会使一个人在任何时候表现出同样的决心，不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人共处，不论在私宅还是在战场；因为，无论如何，不存在什么一种勇敢表现在大街上，另一种勇敢表现在军营中。他应该具有同样的胆量，在床上忍受病痛，在战场上忍受伤痛。在家中或在冲锋陷阵中同样视死如归。我们不会看到同一个人，在攻城时勇冠三军，在输掉一场官司或失去一个孩子时却像女子似的痛苦不堪。

一个人在耻辱中表现怯懦，而在贫困中坚定不移；在理发匠的剃刀下吓破了胆，而在敌人的刀剑前威武不屈，可敬可贺的是这种行为，而不是那个人。

西塞罗说，许多希腊人不敢正视敌人，却能忍受疾病，而辛布赖人和凯尔特人则恰恰相反：“事物不基于一个坚定的原则上

就不可能稳定^①。”

亚历山大的勇敢可以说无出其右；但是只是就他的那种勇敢而言的，而不是在任何场合下的勇敢，也不是包罗一切的勇敢。尽管他的这种勇敢超群绝伦，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疵瑕；我们看到他怀疑他的左右企图谋害他时就惊慌失措，为了弄清内情竟然那么不讲正义，狠毒冒失，害怕到了失去平时的理智的程度。他还处处事事疑神疑鬼，其实是色厉内荏的表现。他对谋害克利图斯一事过分自责自赎，这也说明他的勇气不是始终一贯的。

我们的行为是零星的行动组成的，“他们漠视欢乐，却怕受苦难；他们不慕荣华，却耻于身败名裂^②。”我们追求一种虚情矫饰的荣誉。为美德而美德才能维持下去；如果我们有时戴上美德的面具去做其他的事，马上会暴露出真面目。美德一旦渗透灵魂，便与灵魂密不可分，若失去美德必然伤害到灵魂。所以，要判断一个人，必须长期地、好奇地追寻他的踪迹；如果坚定不移不是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对于那个已经审察和选择了自己道路的人^③”）如果环境的不同引起他的步子变化（我的意思是道路，因为步子可以轻快或滞重），那就由着他去跑吧；这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塔尔博特说的箴言：只会随风飘荡。

一位古人说，我们的出生完全是偶然的，那么偶然对我们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不对自己的一生确定一个大致的目标，就不可能有条有理地安排自己的个别行动。一个人在头脑里没有一个总体形状，就不能把散片拼凑一起。对一个不知道要画什么的人，给他看颜色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人可以对自己的一生绘出蓝图，就让我们确定分阶段的目标。弓箭手首

^①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③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先必须知道目标在哪里，然后搭弓引箭，调整动作。我们的忠告所以落空，是因为没有做到有的放矢。船只没有驶往的港口，有风也是徒然。我不同意人们对索福克勒斯的看法，我认为读了他的第一部悲剧，可以驳斥他的儿子对他的指控，索福克勒斯完全是有能力处理家务的^①。

我同样不同意佩里伊赛人根据推断作出的结论。佩里伊赛人派去整顿米利都，他们到了岛上，看到田地耕种良好，农舍井然有序，他们记下那些主人的名字；然后召集城里全体公民，宣布任命这些主人当新总督和官员，认为善于处理私事的人也善于管理公务。

我们人人都是由零件散片组成的，通体的组织是那么复杂多变，每个零件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我们跟自己不同，不亚于跟其他人不同。“请想一想，做个一成不变的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②。”因为野心可以让学到勇敢、节制、自由甚至正义；因为贪婪也可使躲在阴暗角落偷懒的小学徒奋发图强，背井离乡，在人生小船上听任风吹浪打，学得小心谨慎；就是爱情也可以给求学的少年决心和勇气，给母亲膝下的少女一颗坚强的心，

“少女受着维纳斯的指引，偷偷在熟睡的看守中间穿过，单独进入黑暗里去寻找那个青年^③。”

——蒂巴勒斯

只从表面行为来判断我们自己，不是聪明慎重的做法；应该探测内心深处，检查是哪些弹簧引起反弹的；但这是一件高深莫测的工作，我希望尝试的人愈少愈好。

^① 据西塞罗回忆录的记载，索福克勒斯受到儿子的指控，说他已经丧失理智。索福克勒斯要求法官阅读他的最后一部悲剧《科洛诺的俄狄甫斯》，为自己申辩。

^②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③ 原文为拉丁语。

第二章

论 饮 酒

世界是错综复杂的，然而罪恶作为罪恶又是大同小异的，无疑这是伊壁鸠鲁学派对世界的理解。虽则罪恶说来都是罪恶，然而也有轻重之分。一个人走出界限百步，

越过界限或不到界限，都不存在美德^①。

——贺拉斯



不见得比走出界限十步更坏，这句话是不可相信的。亵渎神圣的人不比偷菜园的人更恶劣，也是如此。

说什么在人家的菜园子偷几颗小白菜，跟黑夜上教堂偷圣物一样罪大恶极，这个理由难以令人信服^②。

——贺拉斯

其实罪恶是形形色色的，如同其他事物。混淆罪恶的性质和轻重是危险的。那样，杀人犯、叛徒、暴君太古便宜了。也不能因为别人懒惰、好色或者不够虔诚，自己的良心就有理由减轻负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

担。人人都对别人的罪恶非常苛求，而对自己的罪恶十分宽容。
即使教士，我也觉得，不会区分罪恶的轻重。

苏格拉底说，智慧的主要责任是区分善与恶，而我们这些人，即使最好的人也都有罪恶，应该说还要会区分不同的罪恶；没有正确的区分，好人与坏人就会混淆不清，无从识别。

我觉得酗酒应该说是一种严重与粗暴的罪恶。酗酒时，人没有多少理智；有的罪恶中有一种我难以描述的豪情，虽然话不应该这样说。有的罪恶中掺杂机智、灵敏、勇敢、谨慎、巧妙和雅致，而酗酒则完全是肉体的，粗俗的。因而，今日世界上最粗俗的国家，也就是最崇尚酒的国家^①。其他罪恶损害智力，而这个罪恶则摧残智力，损伤身体：



当酒力浸入身体时，四肢变得沉重；两条腿迈不动，索索发抖；舌头打结，神志不清；目光游移不定；喊叫，打噎，争吵^②。

——柳克里希厄斯

人在失去理智和自我控制时，会作出最丑的表现。
有人还说，葡萄汁发酵时会使桶底的杂质往上漂浮，饮酒过度也会使心里的秘密不知不觉地吐露。

圣贤纵酒作乐，也会表现忧虑和暴露内心秘密^③。

——贺拉斯

① 影射德国。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原文为拉丁语。

乔西夫斯说起他如何向敌人派遣来的大使灌酒，获得了外交秘密。然而，奥古斯都向色雷斯的征服者卢修斯·派索倾诉自己最大的隐私，从来没有被他出卖；同样泰比里厄斯向科瑟斯泄露自己的一切计划，也没有被他背叛，虽然我们知道他们都嗜酒如命，经常在元老院中烂醉如泥，被人抬了出来。

像往常一样，杯酒入肚，血管膨胀^①。

——维吉尔

卡西乌斯只饮水，桑贝尔喝酒，还经常喝醉，然而把暗杀凯撒的计划告诉他们两人，同样不用担心泄露。对此，桑贝尔还风趣地回答，“我没有酒量，哪里还有暗杀暴君的胆量！”我们看到我们的德国人狂饮时还记得他们的营地、口令和队形，

要战胜他们还真不容易，虽然他们满口酒气，说话结巴，走路踉跄^②。

——朱维纳尔

要不是在历史书中读到下面的故事，我真不相信人还会醉得这样失去理智、昏迷不醒的：阿特拉斯邀请那个波塞尼厄斯赴宴，目的是让他丢丑出乖。席间对他拼命灌酒，以致客人不知不觉把一身好皮肉，如同在野地交媾的妓女，任凭府上一大群赶车夫和低微的奴仆享用。也是这个波塞尼厄斯后来在同样的场合，把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杀了，那位国王却是气宇轩昂，说明在伊巴密农达那里受过良好的教育。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